

叶梅是我一直尊敬的大姐,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她更多的才华其实是在小说创作上。多年前,我就写过她的小说评论《女性与少数族裔:叶梅小说中双重身份的文本解读》,对其中《最后的土司》进行过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我那时说过,在国内文坛,叶梅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小说家,她的小说是经得起时间打磨的,现在读来依然新鲜而越发有意义。依来北京主持《民族文学》杂志后,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奉献给了中国的民族文学事业,小说写得很少了。

那些年,我对她为民族文学事业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但是对她几乎搁置了小说的创作,感到遗憾。但是,读了她在繁忙工作之余写的散文,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她的散文不仅丝毫不示弱,反而

更有力量。通常,小说家的散文,多是小说创作的边角料,是小说的补充,随意、拉杂,但叶梅的散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和谋篇布局的,而且饱含着激情的释放和深度的思考。我以为,她找到了文学的新的支点。记得我在2014年写过她的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的评论,其中《庐山捡石记》可能是多年来,我看到的有关庐山的最好的文字之一,是一篇天我合一的美文。我看过不少写庐山的散文,多数人总是试图不遗余力地把庐山整个装在自己的文章里。而叶梅却一反常态,她写道:“我载不动庐山的云,那是古来的云。”“我也载不动庐山的水,那飞流直下三千尺,溅玉洒珠,沾湿了李太白的袍袖。”“我带不走庐山。我只能从这里拾



## 生态理想与美学的深度思考

——叶梅及其近期散文写作

兴安

起一块小小的石头。”虽然是一块小小的石头,但是它却仿佛在那里等了作者几千年,在一个带雨的黄昏,在偶然与必然中,被作者发现并握在自己手中。叶梅通过一块石头,寻找和体悟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彼此交融的那一瞬间的喜悦和升华。

说到她的最新散文集《福道》,我非常喜欢,因为她继续坚持着她的关爱自然,关注生态的信念和热情。关于自然与生态,关于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写作,近几年成为作家和读者关注的“显学”,而叶梅早在散文写作初期就对自然与生态有着特殊偏好和敏感,这与她身为少数民族的独特心理、情感和思维,还有早年在大自然中生活的经验有关。关于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不

少人有一种误解,以为只要在文章中有风景描写,或者普通的游记就是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其实不然。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是以自然和生态作为“整体”,甚至是作为“主体”的新的写作观念。叶梅的叙事是有生态意识和眼光的,心中装着大自然,并且深谙自然界、自然万物之间的关联,我以为这才是生态文学、自然写作的关键和旨要。

《福道》一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有《鱼在高原》《福道》《一只鸟飞过锦州》《西渚的鸟儿和蟋蟀》《根河之恋》等等。其中《鱼在高原》写青海湖湟鱼的自然进化,展现了作者对自然与生灵的细致观察和伦理的思考;《一只鸟飞过锦州》则以鸟为视点,考察了鸟的历史、迁徙规律,以及自然界万物之间的神奇关联。根河位于我的家乡呼伦贝尔最东北端。叶梅作为外来者却写出了根河的灵魂,细微处如涓涓泉水,大气处如磅礴河流。《根河之恋》中既有历史的追问,又有现实的观照;既有对景色与环境的描摹,又有对人物的命运的感慨;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2017年的北京高考试卷,使正在崛起的根河,在全国的影响锦上添花。2019年,我来到根河,在森林保护区门前,看到“根河之恋”四个大字。我很感慨:一个作家只要认真地爱上一个地方,并用真诚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诉诸文字,这个地方的人民就会记住他(她)。这才是对作家最高的奖赏。在叶梅文章的启发和鼓舞下,我写了《根河,期待世界的目光和拥抱》。

叶梅以人文地理考察为经,以动植物生态观察为纬,通过自己的文字,寻找和弘扬着真善美。她的散文不同于古代文人墨客隐逸林泉物我两忘式的自我陶醉,或者对个人命运和境遇的自怜与感伤,而是建立在环境史、生物学、生态理论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写作。它饱含着赤子的敬佩、家国的情怀,还有对人生存与

未来的忧患、期待和理想。同时,叶梅的散文也见证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逐步重视和发展的历程,尤其是书写了近三十年,我们国家对环境认识、科学治理,再到焕然一新的历史性的进程。

叶梅的文字大气,视野开阔,文字如同自然界的河流自然而然地流淌和表达出来,丝毫没有做作。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某种模式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经典化”的同时,也有“固化”的倾向。叶梅的散文继承了这种传统和主流散文的形态和结构,但是,叶梅以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又将生态思想注入到自己的写作和整体的美学思考之中,使她的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也使当代中国散文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和可能性。

川沙、南汇是一家,两域民间历来如是说。

在古代,川沙、南汇皆为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属地。清雍正四年(1726年),南汇从上海县析出始设南汇县。当时,川沙县域的大部在南汇县境内。八十四年后即清嘉庆十五年,川沙方独立设治建立抚民厅。至于川沙于清宣统三年九月十七日(1911年11月7日)撤厅建县,则比南汇晚了一百八十五年。直到1950年前,大致以川沙小南城南路一线为界,其南江镇、施湾、六团、黄楼等还尚属南汇辖域。区划的调整一下子使川沙县域面积差不多扩大了一倍。

可以说,川沙的大部分脱胎于南汇。所以,大部分川沙人都曾经是南汇人。在历史上,川沙县、南汇县的分界虽几经大小调整,但始终接壤,唇齿相依,犬牙交错,县界两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从唐宋末初起,川沙、南汇两地同以聚灶煮盐而闻名遐迩。自南往北,一团(现大团)至九团(现龚路)随丁驛闾,盐商云集,成为了东南沿海的殷实之地。明清年间,倭寇肆虐,烧杀抢掠,无



能行探子潜曹营 探明军情禀吕布  
问探 (设色纸本) 朱刚

披一身樱花飞雨,握一卷千年书香,书香女子于三月春风之中聆听花开的妙音,于四季烟火之中酝酿生活的诗章。长袖善舞的书香女子,行走在三月的字里行间,阅风、阅雨、阅书、阅己,不知不觉,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烟花三月,青柳拂面,杏花沾雨。书香女子一手书卷,一手烟火,以一颗欢喜心,诉缱绻相思情。浅吟朝暮,高歌山海。

书香女子懂得在喧嚣的红尘陌上为自己觅一片心灵净土,汲取先哲营养,为思想插上飞翔的翅膀。喜欢读书的女子,身上自带一袭书卷的香气: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自信优雅,气定神闲;率真自然,轻重有度;见多识广,心胸开阔;宠辱不惊,笑着人生。

读书是一场驰骋。书香女子敢于穿越千年风云变幻,驰骋万里疆场,观历史沧桑,知天地沉浮,为生命谱一曲或激昂或舒缓的乐章。

读书是一种修行。书香女人心若琉璃内外澄明,既可静水流深,亦会沧浪踏歌。书香女子深知烟花会谢,笙歌会停。唯有书卷,方能照亮光阴徐徐的长廊,托举光辉灿烂的满天星光。

书香女子能在一行词里,让心情千回百转:“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能在一首诗中,寻一分春夏秋冬的感悟:“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能在一卷书中学会《提醒幸福》:“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

书香女子喜欢与一首好诗对坐,那一刻,只觉书声盈耳、书香沁心,陶炉上

春日的一个夜晚,闲来无事,我便独步来到好友杨传中的舜风古琴琴室。轻扣了几下房门,杨先生打开大门。他脸上的表情先是略感惊讶,继而笑容满面,拱手对我说:“原来是梅先生啊,真是贵客临门。”把我让进屋中,便招呼几位弟子见客:“梅先生文字清绝,古道热肠,人称‘淮上梅郎’,你们几个今天有缘得见,真是有福啊。”我急忙笑答:“哪里,哪里,杨先生切勿谬赞,以免教坏孩童。”几位弟子纷纷过来行礼,有男有女,年幼的不过十五六岁,年长一些的也就二十出头。我打量一下,发现他们都是目光清亮,神色肃穆,正气凛然,心下不禁暗自赞叹,修习古琴的孩子果然不是一般啊!

落座以后,杨先生整理茶具,为我沏了一壶金骏眉,说:“梅先生稀客啊,怕是把我这个老友忘了吧?”我摇了摇头说:“俗事繁杂,怎比得了杨先生每日操琴授徒,其乐融融。近日常觉心绪不宁,故来叨扰,请先生清音一曲,以安心

的茶水已然沸腾。

书香女子时常流连于一册墨香,将心事刻于牍上,把未曾说出的爱,都交予时光。

书香女子擅长行走于典籍,接受历史最慷慨的馈赠。那些被春光唤醒的文字,如此鲜活饱满,散发着迷人的醇香,让心灵得到抚慰,让生命体会温暖,让梦想得以绽放,为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平添几分清欢与安然。

书香女子可以独上西楼,将思念绘成一路繁花;可以月下举杯,将情怀托付给星辰大海;亦可以置身灶台,用炉火编织七色彩虹。那些细碎的读书时光,弥漫在时间的各个角落,寂静生香。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书香女子眉间有日月,心底有山河。不仅有着美丽精致的封面,亦有温柔婉约的扉页,荡气回肠的情节。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熠熠闪光。

翻一页书,读一段过往;品一盏茶,闻一朵花香。书香女子不会轻易说出喜欢,而是将真情藏于胸中,婉转成相看两不厌的默契,渐渐成为习惯。

书香女子懂得为生活的每一天,都写下生命的备注:善良、感恩与包容,独立、坚强与奋斗……

三月温柔,柳烟生暖。书香女子自书卷之中择一隅安静之所,让日子静下来,慢下来;用知识的光芒,照亮心灵前行的方向。人间烟火淡淡,书中岁月从容。灵魂有香气的书香女子,携手三月,款款走来。为繁花似锦的春之诗篇,添一笔温润书香。

戴薇薇

### 书香女人



境。”听我这样说,杨先生也不多话,站起身来,沐手焚香,来到了琴案边。这时,我的鼻中隐隐地闻到了一股寒香,便问道:“燃的是梅香吗?”杨先生答道:“是古法精制的绿萼梅香,清冽淡雅,正适合梅先生品性。”

琴音渐起,我的脑海中立时浮现出一幅空山寂静、明月清辉的景象,心绪也不由得放松下来,待琴声渐入主题,我已品出,杨先生弹奏的正是那首著名的《梅花三弄》。

《梅花三弄》,又名《梅花引》,相传原是晋朝桓伊所作的一首笛曲,后改编为古琴曲。《梅花三弄》全曲共分十段、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前六段,实际上是三个变奏,把表现梅花主题在古琴不同徽位的泛音上弹奏三次,故称“三弄”,用以描绘梅花的清雅高洁。后四段为第二部分,则采用稍快的曲调再加

上音色的变化,来表达梅花在寒风中迎风摇曳的坚毅和不屈的形态。梅为花之最清,琴为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表最清之物,相得益彰。乐曲通过梅花借物抒怀,用来歌颂具有高尚节操的花人。

待琴声于夜空中慢慢消散,我不禁抚掌赞叹:“杨先生高古!我也曾听闻过您师尊抚琴,此《梅花三弄》先得王友斌先生真传哪。”杨先生颌首答道:“恩师虽然已经作古,但他曾应邀与中国古琴‘虞山吴派’一代宗师吴景略先生一同在央视弹奏过《梅花三弄》,两代宗师的代表曲目,我自当勤加练习,以求琴艺音律更加精进。况且梅先生名中带梅,以此曲请梅先生雅赏,更是贴切无比。”

杨传中的授业恩师乃王友斌教授。王先生师承中国古琴“虞山吴派”一代宗师吴景略先生,成为“虞山吴派”第二代古琴教育家。2008年春天,杨传中打听

恶不作。两地百姓同受一腔苦、共怀一腔恨。与此同时,两地人民携手并进、和衷共济、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抗倭贼、保家乡的壮美华章。

## 趣说川沙和南汇

施惠良

川沙、南汇濒江临海,历史上频遭飓风海溢之害,甚至深陷十室九空、庐舍尽没的灭顶之灾。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南汇知县钦琏率沿海百姓挑土筑堤,万众一心,仅历七月,一条纵越川沙、南汇全域的大堤便傲立于东海畔。百姓称其为“钦公塘”“保命塘”。

毗邻的地域关系,共同的聚灶煮盐、筑塘捍海、建城抗倭经历,以及生生不息于同样的一望无垠的滩涂、芦荡的自然环境,锻造了两地人相近的脾气秉性——都属典型浦东乡下人:为人忠厚老实,不善花言巧语;交朋友,重情义,不惜两肋插刀;要面子,出去发“前门”牌,居家抽“劳动”牌;不擅“花好稻好”,在溟冷的表面上,藏着火一般的炽热,被人形容为“柴并掰面孔,菩萨掰心肠”,是内热外冷“热水瓶”性格

到王友斌教授的住址后,登门求学。此后,他每周都去王友斌家中学习古琴,于2017年12月8日正式拜师,成为王友斌入室弟子。从那天起,他正式成为中国古琴“虞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

此时,梅香盈室,茶香扑鼻,我的心情大好。杨先生唤来一位弟子,吩咐道:“给梅先生再弹奏一曲《良宵引》,也好让梅先生指点一二。”弟子对我行了一个礼,来到琴案前开始抚琴弹奏。

待一曲抚罢,我微笑着对杨先生说:“此曲甚妙!如果我没有记错,《良宵引》虽属入门琴曲,但应该也是你们‘虞山吴派’的代表曲目吧。此曲短小洗练,委婉清新,曲风恬静,颇为精致。而今春夜听琴,好友相聚,正是良宵乐事,应景,应景啊。”

帮母亲履行心中约定,趁着春光正好,种树去!

## 春夜听琴

梅雨墨

## 十日谈

赏春乐事 责编:郭影